



我站在泳池里,8岁的儿子基兰在我周围游来游去,仿佛一只调皮的鱼。他时而潜入水下,时而把头探出水面,金色的头发在冬日午后的阳光下闪闪发亮。

“我教你在水下游泳。”他咧嘴笑着。

正在上小学的他经常愿意教我和我丈夫学一些东西,诸如:怎样做乘法,怎样画动物素描,怎样演奏小提琴。通常情况下,我都会心甘情愿地当个好学生,但是这堂游泳课我已逃避数月。

我像基兰这么大的时候就开始怕水了。当时学校里有游泳课,可是即便我使劲踢腿,努力挥动双臂,身体却始终没能漂浮起来。一次又一次,我滑入水中被呛到,灼热的痛楚就像是羞耻在燃烧。

之后的日子里,不管是在湖泊里还是大海中,我都将头部保持在水面之上。我学

会了不沉水,但却不能像我的朋友们那样轻松、自在地游泳,更不用说,从码头上纵身一跃,跳入翻滚的浪花。自我怀疑恶化成了常态,又成了自我否定。我已经几十年没有在水下游过,现在也肯定不行。

有人不愿接受这个事实:就是眼前这个一米出头,穿着绘有蓝色鲨鱼泳裤的小男人。我向窗外望去,可以看到被冰雪压弯的桦树。但在这室内,没有分心之物。这空荡荡的泳池里只有我和我儿子,以及在我们之间的空气里悬着的问题:你愿意试吗?

他那张从我这里遗传了星星点点雀斑的脸上写满了期待。

我想起了在我和丈夫的要求下,基兰曾面对的困难时刻,诸如把他扔在幼儿园,我们偷偷溜走后,他泪流满面的时候;他露出胳膊,让医生打针的时候;他之前初学游

最好的游泳教练

◆ (美国)凯思琳·伯奇
郭真(编译)

泳的时候——在我丈夫给他安排的前几节游泳课里,他同样不愿把脸放进水里。可是后来,他可以让整个头部没入水中,再后来有一天,他在泳池边纵身一跃,跳入水中。

现在他用平静的声音说道:“试着游到我这里来,并不是很远。”声音中透出的鼓励和期待让我心动。我不能退却。

在泳池的那边,基兰的脸庞露出水面。几年后,青春会拂去他的孩子气,让他的面庞变得有棱有角,给他增添结实的肌肉和粗糙的胡碴。他的下巴已经开始变尖,他的躯干开始变得健美。我匆匆一瞥那个即将出现的男人。

“我数到三就开始,好吗?”他一副老师的口吻。“好。”我说道。

“一,二,三。游!”我没动。

“我们再试一遍。”他平静地说道,“一,二,三!”

几次错误的起步后,我知道我必须行动起来。我吸入空气,紧闭双眼,像鱼雷一样瞄准目标冲入黑暗。在水中,声音全部消失。我在这个液体的世界里,茫然前进,用力划水。我屏住呼吸,直到我的极限,然后,猛然冲出水面,让凉凉的空气灌满饥渴的肺。我没有看到基兰——原来他已经从他身边游过去了。

“我成功了!”我叫道,依然难以置信。时间已经溜出它原来的轨道。那些儿时的挣扎,那些在泳池里的难堪时刻,那些年的畏缩都在我身边旋转。是我的孩子驱策着我,让我迈过了那道老坎儿。

眼泪夹杂着混有氯气的水珠,从我微笑的脸上流下。基兰也在笑。“现在,”他说道,“试着游得更远一点。”

我游向更远的地方。我学会游泳了。



自己动手干

◆ (美国)珍妮弗·奎斯特
袁长燕(编译)

“自己动手干。”8年前,我家初涉房产市场时,这句话成了我和丈夫的口头禅。

那年夏天我们决定购买首套住房,但市场环境对卖家、中介、建筑商有利。为避免过度透支,毕业不久的我们买下了一幢刚完工的毛坯房。我们的计划是,雇请有创新能力的装修设计公司,把房子打造成温馨的爱巢。

不幸的是,建筑业的快速发展使住房装修变成了高档需求,雇请装修公司不仅费用高昂,还很难找到合适的。随着孩子增多,我上班赚钱的可能性越来越小,丈夫的薪水是唯一的家庭收入,

这也影响到我们改善居住舒适度的预算。

在观摩一位朋友的住宅装修成果时,我恭维她和她丈夫自己动手的超凡能力。“你们真幸运,是内行,”我评论说。朋友挥手否认,“我们只是在五金店买了几本书,然后依样画葫芦。”她解释道。

我感到很惊奇,也备受鼓舞。尽管丈夫和我加起来共有三个大学学位,但我们完全没有建筑方面的知识或经验。我们拥有的,只是出色的阅读理解能力。我们以此为武器,加上建筑手册、互联网,以及亲戚传授的一些经验,自己当上了装修承包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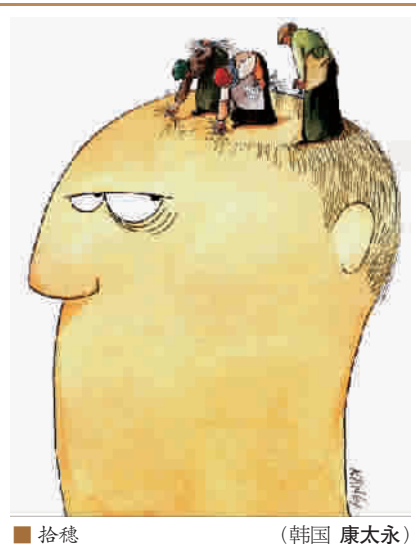
我的业余建筑工程生涯始于地下室电线敷设。一开始,我总是担心自己会被各种工具和电气装置伤害,难免提心吊胆。不过,开工一个月后,我已经能站在地下室里,放松地看着建筑监理测试电路、回答他的各种问题。当他在房屋验收报告上签字后,我不由放声尖叫,跳起舞来。

此后,我们不断探索、尽量节约,逐步扩展自己的建筑技能。从基本管道铺设到精细的木工活,我们学会了一切。白天,我和家里的学龄前儿童一起,完成一些辅助工作。丈夫下班回家后,马上会脱掉白衬衫,完成真正的装修任务。我们一点一点干,慢慢推进施工,绝对不让自己负债。

有些项目,如安装乙烯基墙板,既快又简单,效果还特别好。其他如建造壁炉,虽然既脏又累,却会带来不少成就感。每完成一个项目,我总是举起脏手,拍拍丈夫的后背:“伙计,我们又省下了一笔钱!”

省钱并不是我们唯一的收获。当生活中发生一些与房子有关的突发事件时,我和丈夫都能拿起工具,快速解决问题。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,朋友们都不愿在装修上花太多钱。我们还帮助有同样想法的朋友,实现自身价值的快感不断升腾。

在过去的几年里,我们频繁地保养、重漆、翻修房子。当家里的“小皮猴们”长成200磅重、6英尺高的小伙子时,房子看起来仍然像新的一样。谢天谢地,8年前艰难时刻的决定最终带来了诸多好处。如今,我们依然很高兴自己动手干。



玛蒂娜的主意

◆ (美国)葛佳丝·凯莉
李克红(编译)

我在内华达州读中学的时候,有个名叫艾伦的同学,他不仅数学、物理等主课的成绩很差,体育、音乐、手工课也乏善可陈,所以他一直显得很自卑,在班里也没有朋友。后来,玛蒂娜老师把我们几个学生会干部叫到办公室,让我们带动同学们多关心他和帮助他。

之后,有一段时间,同学们经常会围在艾伦身边,问他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,但艾伦不仅没有什么改观,反而更加自卑和内向了,他甚至开始厌学。

有一天,艾伦直到第二堂课还没到校,玛蒂娜老师就让我们几个去他家看看,结果我们在路上遇见了他——他正坐在公路边的长椅上发呆。我们把他带回学校,并把这件事告诉了玛蒂娜老师。

玛蒂娜老师想了想后对我们说:“我们要想别的办法帮助他。”

“我们越帮他,他却越自卑,这可怎么办呢?”我问。

“我们或许用错了方法。”玛蒂娜老师说,“上次我们用了‘帮助他’的方式,这或许并不能使他感受到尊重,甚至会让他觉得自己受到了别人的怜悯,所以才越来越不自信,我想我们应该用‘向他求助’的方式去帮助他。”

“用求助的方式去帮助他?”我们思索了好一阵子才恍然大悟。是的,向他求助或许更能使他感受到自己的价值,也更能帮助他恢复自信。

我们都非常赞成这个主意,并把这个想法悄悄告诉了别的同学。之后,同学们无论是在功课上还是在班级活动中,甚至是生活中

的琐事,都会用“求助”的方式去问问艾伦的意见。比如经常有人 would 问他“你觉得这道题这样做对不对?”甚至还有同学问他“我的爸爸妈妈吵架了,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劝他们?”“周六晚上我想去游乐场玩,可是我的祖母却让我去参加她的生日晚宴,我应该怎么办?”每次,艾伦都会认真倾听并给出意见。

时间一天天过去,艾伦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,不仅和同学们的关系越来越融洽,学习成绩也提高了。第二个学期,艾伦的总成绩从班级倒数第一上升到了前十名。虽然依旧不是班里最优秀的,但他的进步幅度却是无人可比。

时至今日,这件事已经过去了40多年,但我一直把它记在心里,因为它使我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:想要帮助一个人,固然可以为他做些事,但更要给予他尊重,让他认识到自身的价值,变得自信。



我想要的礼物

◆ (美国)罗杰·迪恩·基瑟
孙宝成(编译)

我真的很喜欢圣诞节前后的日子。因为在一年中只有这段时间,我才能撇开所有貌似重要,其实不那么重要的事情。

昨天,妻子朱迪问我想要什么圣诞礼物。我想了一两分钟,却无法回答。

去年圣诞前夕,我在格林购物广场遇到一位老先生。当时他碰巧和我一起坐在Kay-Bee玩具商店外的木凳上。

看着孩子们在商店里兴高采烈地跑来跑去,挑选中意的玩具。他告诉我:“我小的时候,从来没有做过那样的事,从没有挑选过一件我想要的玩具。”

“怎么会那样?”我问他。

“家里实在太穷了,甚至从未真正搞过圣诞聚会。当然,你们这代人是很难想象这种糟糕境况的。”他对我说着,笑了起来。

“那么,你们为什么不借着圣诞节的机会在一起聚一聚,庆祝一下呢?”我问他。

“哦,每年我们都会有一棵小松树,然后自己制作装饰品,仅此而已。我们从未搞过聚会之类的事。”老人说。

“今年您有什么打算吗?”我问他。

“没什么特别的。现在只剩下我和我的狗了。”他告诉我。

“欢迎您作为我们的客人,参加明晚在桑尼酒吧举办的圣诞晚会。”我说。

“再好不过,朋友。但我真不想麻烦任何人。事实上,有您的邀请就足够了。”他回答。

过了一会儿,我与那位老人道别,并与他握了握手。他的手总是不由自主地微微颤抖。后来,我又去超市买了一些晚会需要的物品。

第二天有点冷,下雨了。朱迪和我带上雨伞、礼物和孙女切尔西,在晚上九点半左右前往桑尼酒吧,公司在那里给大家准备了游戏、礼物、娱乐活动和食物。

每年圣诞节,老板凯茜都会给手下员工

和他们的家人举办很不错的圣诞晚会。

我坐在那里,看着孩子们追逐打闹。“孩子就应该这样。”我暗自想。

我一边喝着饮料,一边环顾四周,突然看到购物中心遇到的那位老人正站在窗外,透过雨水打湿的窗户向内张望。

我马上冲他挥了挥手,站了起来。但是,当我朝前门走去时,他却从视线中消失了。我赶紧绕过服务台,然后冒雨跑到外面,可到处都找不到他。

今年的圣诞节,我最想要的礼物又是什么呢?

我想要那位90岁的老先生来参加今年的晚会,让他感到自己很受欢迎。我想坐下来和他一起共进晚餐。我还想送他一个彩色的“溜溜球”,我注意到他在玩具店里看到它时眼睛里有着一丝怀念。

那也是我去年给他买的礼物。